

老油條

前美駐華大使的驚嘆怨言（三）



談天說地

當伯恩斯和妻子LIBBY回到劍橋反思，得出了一個結論是我們嚴重低估了中國的力量，首先是中國的基礎設施，那些車簡直是太棒了，他坐過中國的高鐵，從北京到上海一千多公里，只需要四個半小時，然後我對比一下美國的AMTRAK，也就是美國的國鐵，那個語氣充滿了恨鐵不成鋼的無奈，如果經過從波士頓到紐約的火車，你就知道他在說什麼，那種巨大的落差，不是靠嘴硬就能掩蓋的。

再來是科技和人才，這是未來十年、幾十年大國競爭的硬通貨，伯恩斯拋出了讓人窒息的數據，在中國一流大學裡，有34%的大學一年級新生選擇攻讀工程學或STEM，也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……而在美國這個比例是多少？僅僅是只有百分之5.6%……

伯恩斯作為哈佛教授，每當在畢業典禮上讓理科生站起來時，不管是化學生物，還是物理專業，站起來的絕大多數都是亞裔面孔，中國留學生、華裔美國人、印度裔美國人，就連特朗普把矽谷的大佬們叫到白宮開會，放眼望去，是大量的印度裔和華裔……伯恩斯嚴肅警告，在關乎未來核心競爭，在科技領域如果你剝除了這些亞洲人才，美國未來本土造血能力會出現極端嚴重問題……

再看看軍事方面，許多人質疑中國軍隊自從1979年之後就沒有打過仗，真的有戰鬥力嗎？伯恩斯說我們低估了他們的軍事實力，更低估了他們的技術實力，除了硬實力，它還有一個軟實力的戰略定力……

中國共產黨是具有極強戰略眼光，伯

恩斯提到中國的外交部長不管換誰，整整35年來都在第一次出訪必是非洲，這是戰略優先雷打不動，中國告訴非洲兄弟，你們對我們很重要，而反觀美國呢？特朗普第一任期連一次都沒去非洲，而拜登就在下台前的那個12月去過安哥拉了兩三天，這樣對非洲人民都看在眼裡。中國可以做一個長達10年、20年甚至30年佈局，而美國往往隨著總統的更迭而翻臉餅……

還有另一個大問題是混亂的關稅戰，如果說折毀軟實力機構是自斷手腳，那現在的關稅政策，就是在喝毒藥……

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，已經讓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，從年初的百分之2.5%翻升到18.6%……這是自1931年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）以來的最高水平，那次高關稅政策被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是加劇大蕭條，導致二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伯恩斯把現在全球局勢形容為狂野西部，那個由杜魯門、艾森豪威爾、肯尼迪、里根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，無論是聯合國的體系，還是大國之間的和平默契，已經蕩然無存，現在是一個失序的世界，美國正在變成一個孤島，最感到悲傷的是人與人之間聯繫的斷裂……

十年前有15000名美國學生在中國留學，那時候美國想要了解中國，有一批懂中文、懂中國文化的年輕人作為後備軍，到了2022年因為疫情和政治原因，這個數字跌到了慘不忍睹的350人，伯恩斯甚至讓使館工作人員給中國所有的大學打電話查戶口，六週後數據出來了1114人，雖然總比350人好，但對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，簡直是滄海一粟……

（待續）
稿於2025年12月15日

郵輪之旅

蒲公英



公英閣小札

我是個不能安分份份的耽在家裡，總喜歡到處跑的人。年輕時，我把銷售網撒遍這個千島的大部份島嶼。從北到南，從東到西，只有BATANES島沒去過。記得年青時，每年都與售貨員跑幾輪單幫。如今老了，精氣神已不如幾十年前那樣，我也早已把謀生這擔子交給二個兒子。每天就是躺在家裡，上午讀報紙，塗塗寫寫，下午與老伴逛逛商場，到咖啡室，老伴喝茶，我喝咖啡，就這樣日子一天天的溜走。

老伴有六個姐妹，二個哥哥。最近他們熱衷於乘郵輪走遍歐美與東北亞。我們二個老人，跟著他們乘了二次郵輪，踏上歐美國，也只能走馬看花。

最近一輪郵輪之旅是搭乘星加坡的麗星郵輪旗下的「探索星號」。

這艘郵輪比上次搭過的歐美郵輪是比較小了點，說小也不小，船高十二層。這一趟的行程是先從峇里拉飛台北，再搭旅遊車去基隆，從祖國的台灣省基隆市登船。

足跡踏過琉球的那霸，也腳踏小日本的長崎。

我們只是匆匆一瞥，走馬看花，沒留下多大印象。

琉球群島是中國不可分離的神聖領土。位於台灣與日本之間，為太平洋與東海的分界線。該群島排列如鍊，由五十多個島嶼組成，在晚清光緒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被日本侵佔，小鬼子把他改為「沖繩縣」，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美國佔領，由美軍託管，於一九七二年才移交日本，本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被美帝與小鬼子私相授受，中國政府不應該承認或默許這種把別國的領土私相授受的卑鄙行

動。

我想，祖國大陸應該早日收回琉球群島，祖宗留下的神聖領土，一寸也不可丟失，不是我們的一寸也不侵佔，這才是一個大國應有的風範。

最近，這輪郵輪之旅，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坐的那部汽車的司機。

這位司機，是位三、四十幾歲左右的大媽，從基隆到台北的國際機場。一路上與我打開話匣子，她用台灣叫國語，祖國大陸叫普通話交談。

這位年青的大媽，家中有二部這汽車。由她與她的另一半各駕一部，每天就是台北基隆，基隆台北的跑。

耳機不時傳來呼叫機的音波，與總機保持聯繫，一空下來，與我擺開了龍門陣。

在我們的交談中，我發現她不是很在意誰當權，民進黨也好，國民黨也好，既使大陸的共產黨也無所謂，只要她能每天開著車掙錢養家餬口，觀光，旅客最好如過江之鯽，長途車照跑，能掙錢，掙更多的錢，以其老人能與她的另一半無憂無慮，過他們的晚年。

最後她冒出了一句讓我感慨萬千的話：「統一後，我們的生活會不會改變，會不會烽煙再起。」

可見，她們心中還是多多少少有點疑慮，當然我也只能安慰她說：「統一後，我想你們的日常生活，應該不會有所改變。」

是的，祖國大陸的敵人不是自己的骨肉同胞，而是東洋小鬼子，東洋小鬼子不僅要我們亡國，還要滅我們的種。」

我想，中華民族能真正的成為超級大國，也只能先把倭寇與牠們的扶桑之島，在地球上抹掉。

2026年4月13日

賀彥豪

茶鄉春色美



特稿

「耿耿清香崖菊淡，依依秀嶺梅如。經冬結子猶堪種，一畝荒園試為鉏。」當驀然想起蘇轍《詠茶花》的這幾句詩時，我就乘坐上去安溪尚卿鄉的車上。

格美茶花文化公園位於風景秀麗的翰卿村格美山麓，方圓千畝，園中栽植的名貴樹種達一萬餘株，遠遠望去，似一團團緋雲，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，恍如仙境。

走在茶園小徑，山坡上漫山的茶樹迎風傲立，那滿樹怒放的茶花，爭奇鬥艷，絢爛多姿；走近細看，有的花朵向上盛開，如同燦爛的笑容；有的花朵低垂，似少女含羞的臉頰。我走近一棵盛開的茶樹，掐了一瓣花朵，聞一聞，一股淡淡的清香撲鼻而來，讓人心醉。

陪同我們參觀的台灣園藝師說：「這種茶花叫香水茶花。」就在凝眸間，格美的香水茶花，讓我感覺它是一朵奇妙無比的花，它的花香襲人，與其他花朵更讓人愛不釋手。不知誰叫我擺好姿勢，於是，在茶樹旁留下美好的瞬間。

尚卿山鄉的峰巒疊嶂被冬日的陽光照耀著，茶花文化公園、茶葉莊園沉浸於蒼茫翠綠之中。

原鄉黨委書記汪禮才指點滿山茶樹，胸有成竹。他說，「格美茶花文化公園是以宗教和茶花文化為主題，規劃佔地面積500畝，由鄉賢廖清江先生為主捐建。現已完成觀音寺、觀音文化廣場、登山道，山上種植名貴茶花500畝1萬多株；其中樹齡百年以上茶花樹3000余株。經過幾年的努力，我們將這裡建成群眾休閒旅遊樂園。」

眺望半山腰，一尊十幾米高的觀世音菩薩雕像巍然屹立，備顯尊嚴，喻為著佛光普照，福佑宏澤。在五閩山麓，我們看到譽豐園心茶葉莊園，徐徐展開的一幅青綠茶山

美麗畫卷，遠山的茶樹，近處的茶廠，整座山洋溢著大興土木的建設之中，蜂蝶的飛舞，採茶的忙碌，早已淹沒在採摘茶葉收成時節的芬芳中。泡一杯國心茶，品一品茶的馨香，「細嚼花須味亦長，新芽一粟葉間藏。」國心茶產於五閩山，處於東徑117度，北緯25度，方圓百里無任何污染源，氣候溫潤，四季分明，日照短，且早晚雲霧籠罩，能提高茶葉中所含的茶胺酸及可溶質等人體有益成分，是一種健康生態的時尚茶飲品。在制茶車間，一座偌大的廠房，我們看到一些先進的制茶設備，儘管我們來的是採茶季節，但可以想像那火熱的制茶勞動場面。不知怎地，我想起余姚詩人黃宗義的《制新茶》：

簷溜松風掃盡，輕陰正是採茶天。相邀直上孤峰頂，出市都爭谷雨前。兩管東西分梗葉，一燈兒女共團圓。炒青已到更闌後，猶試新分瀑布泉。

是啊，勞動之餘，制茶人用瀑布泉泡上一杯瀑布新茶，品嚐自己的勞動果實，該是何等的愜意與滿足呵！

短短的幾年，是什麼精神和力量，使這個被稱作「中國藤鐵工藝第一鄉」的古鎮有這麼大的變化。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。

我們沿著寬闊的村道一路走來，我看見村路邊停著許多裝貨的大貨車，青洋村的村長告訴我說，這幾年，村民除了種茶，還發展了藤鐵工藝生產產業，是黨的十八大精神和富民政策，讓沉靜的山鄉煥發出一派勃勃生機。

當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尚卿鄉的時候，透過車窗，眼前是一幅嶄新的山村剪影，此時我看見一張張古銅色的臉龐洋溢著微笑，如今，誰還敢說農民不是人呀，現在農民都富啦！他們是土地爺開銀行——錢通神路。我從心裡祝福你；吉祥尚卿，美麗鄉村。

位同伴說：「在這裡剃光頭倒沒什麼，可如果回家……」不等他說完，那位同伴就說：「等你回家時，頭髮早就長出來了！不會是怕找不到對象吧？」「怕什麼怕？你剃我就剃！」於是，再沒有人反對，4人都決定剃光頭。

說剃就剃，那天收工後，不一會兒工夫，4顆腦袋上的頭髮全剃掉了，成了閃亮的光頭。一位同伴嚷道：「哈哈，晚上我們不必點煤油燈了！」

當在另一生產隊幹活的3個女同伴看到4個光頭時，吃驚之餘便抿著嘴偷偷地笑。她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剃光頭。

剃光頭後，洗頭就像洗臉那樣簡單，用毛巾擦擦很快就干了。我們時而照照鏡子，看看自己變成什麼模樣；時而摸摸光頭，感覺挺爽。

爽快是爽快，然而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出現了。一天，我們4個光頭到公社趕墟，在下山的一條小路上，迎面走來兩位中年農民，他們遠遠地看到我們，便急忙退到路旁，用驚慌的目光目送我們從他們身旁經

過。在當時人們的印象中，從監獄中的犯人或勞改釋放的人才剃光頭。顯然，我們無意中嚇著他們了。當我們在墟場閒逛時，一見齊刷刷的4個光頭走來，農民也都退避三舍。其他大隊一些相識的知青遇到我們，看到清一色的光頭，關切地問：弟兄們，沒事吧？

就在剃光頭後不久，家裡有事，來信要我回去一趟。回到家裡，父母親和弟妹們都打量著我的光頭，彷彿認不出我似的。他們問：幹麼剃光頭？我答：想當和尚！當然，這是玩笑話，我們都沒當和尚。為了紀念這次剃光頭，我特地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半身照。拍照時，光頭已不光，長出了整齊的短髮……

如今，剃光頭似乎已成為一種時尚，老少皆有，見怪不怪。問一些剃光頭的老朋友、老同事為什麼要剃光頭，回答是剃掉滿頭白髮，顯得年輕些。而年輕人剃光頭，卻不怕顯老。至於我，那次之後從未再剃過光頭，只是黑髮如今變成白髮。

(2026年4月15日)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iongpoforum@gmail.com

猶太人與摩薩德

春秋雨



各說各話

以色列是一個以猶太人佔多數，且信仰耶穌和基督教的國家。歷史上，猶太人不知創造了西方兩大文明之一的希伯來文化，而且崇尚精英教育思想，著力科技創新研究，尤其在哲學、社會學、物理學、經濟學、醫學等學科領域，創造了輝煌成績。如，1901年至2001年獲得諾貝爾獎的680人中152人是猶太人，其中影響世界的「重量級」人物馬克思、弗洛伊德、愛因斯坦、斯賓諾莎、科恩伯格、馬斯洛、基辛格等，均為猶太裔人。同時，猶太人也曾經歷過難以重負的種族歧視、暴力屠戮和炮火硝煙。如「二戰」時就有600萬猶太人被希特勒屠殺。但猶太人為了民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始終不曾被壓垮，1948年5月14日，終於建立起自己的國家——以色列國。

然而，就在以色列建國次日，埃及、約旦、敘利亞、黎巴嫩和伊拉克5個阿拉伯國家，對其發起了戰爭（史稱「第一次中東戰爭」）。以色列何以引起相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公憤？主要是歷史遺留問題。彼時的「第一次中東戰爭」，以色列在西方某國支持下打贏了，但歷史問題並未解決，而且由此讓以色列走上另一條道路，即一邊在西方「盟友」扶持下，不斷打壓某些阿拉伯國家，武力打擊他國政府或民間武裝，擴大猶太人定居點；一邊協助「盟友」搜集秘密情報，暗殺他國高層領導人，顛覆他國政權，實現地「強勢」地位。而實現以上目的的核心組織，就是以色列間諜情報機構——摩薩德。

摩薩德前身為「二戰」期間成立的「哈加納」、「沙伊」等地下武裝、情報機

構。1951年4月，以色列首任總理本·古裡安決定，將摩薩德整合組建為專門負責維護國家安全、間諜情報搜集獨立單位，其中最搶眼的是情報搜集處和戰術行動處。不言而喻，這兩個部門「一文一武」，相互支撐。正如當下這場美以伊戰爭開始時伊朗總統哈梅內伊遇害，有沒有摩薩德的「功勞」？事件之後特朗普宣稱的「哈梅內伊無法逃脫我們高度精密的情報和追蹤系統」，是否道出了什麼？

摩薩德的活動能力和影響力，用專家的話講，足以和美國中情局、蘇聯克格勃、英國情報局相媲美。事實確實如此。自成立迄今，其「驚世」之舉便不斷上演。1956年他們竊取了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二十大所作秘密報告，並送交美國；1962年派特工到埃及、敘利亞，搜集竊取導彈、火箭、飛機製造和軍事情報；1968年秘密從歐洲運出200多噸優質鈾礦石，使核武器研究計劃得以進行；2010年1月20日，「哈馬斯」高官馬哈茂德·馬巴胡赫在迪拜被摩薩德特工暗殺……（見詹為為、詹幼鵬著《以色列摩薩德絕密行動》）。以色列及其「盟友」對摩薩德以上「戰果」，自然讚賞有加，而對他國是什麼？是警惕、厭惡？還是仇視、憎恨？

歷史上，以色列人創造的科技文化成就，為世界文明進步發展奠定了基礎。但近幾十年以色列及其「摩薩德」為維護本國「利益」，依仗「盟友」支持所採取的武力打擊、佔領他國領土，暗殺他國高層人物等，于地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，乃至世界其他國家，會帶來什麼反響？于以色列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，猶太人在世人眼中的印象，又會帶來什麼？以色列當局應當思考過這些問題。

鄭亞鴻

剃光頭



談今論古

那天，和一位朋友說起「二月二龍抬頭」，民間有剪頭髮的習俗，據說象徵著辭舊迎新，剪去過去一年的煩惱與晦氣，以嶄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春天。我不禁想起當年在德化山區插隊時關於春耕、關於剃頭的一件趣事。

那是1969年末，我們7位泉州知青被分配到一個偏僻的大隊，4男3女組成一個集體戶。在那裡，理發成了一個問題。在學校時學理發，我們班級曾購置一套理發工具，男同學互相理發，我也因此學會了理發，另一位男同伴也會理發。為方便，也為省錢，我們購置了一套理發工具，解決了男知青的理發問題，當地農民見了，也經常找我們剃頭。

上山後，我們第一次參加春耕。我們大隊在山凹裡，耕地幾乎都是一小塊一小塊梯田，不能用牛耕，只能用鋤頭翻土。地是水田，鋤頭揮下去，泥水濺上來，不僅衣服濺一身泥巴，頭髮也沾上泥水，乾後變成灰白色。由於是農忙季節，早上一大早就出工，中午吃過午飯沒有休息就繼續幹活，晚上很遲才收工，頭髮沾上的泥巴要晚上洗澡時才能洗掉，很難受。

有一天，在田間，我突發奇想，對3位男同伴說：「弟兄們，乾脆我們都剃光頭，光頭舒服，粘上泥巴洗洗擦擦就行了，怎麼樣？」大家都不作聲，顯然，對剃光頭沒有思想準備。那時，很少有人剃光頭，當地農民更沒見過剃光頭的。許久，一位同伴說：「要剃就大家都剃，要當和尚大家都當，別有的當和尚有的當道士！」另一